

“城市漫步”搭仔荡马路

文 / 赵纪蓉

茄山河

最近“城市漫步”(City Walk)辣上海特别流行,一群年轻人有目的有计划个行走辣某一条城市路线上,可以以美食、建筑、文化历史作为主题,串起整条线路。城市漫步,注重个是旅游体验,走走停停,才能看到城市背后个风貌,体验风土人情搭仔城市文化。一直辣上海个居民可以增加对迭座城市个认识,外地来上海旅游个可以有另一个视角深入了解上海。

这种城市轻旅行个方式总归让我想起老底子个荡马路,三四十十年前个电影如果展现男女主人公谈朋友,最常见个场景就是小伙子推一部脚踏车,小姑娘跟辣旁边。繁茂个梧桐树下,伴着黄浦江开阔江面个外滩旁边,月光

映照下旖旎个夜色中,迭些场景特别适合展现男女主人公个情意绵绵。至于到底路过多少风景,数过多少电线木头,当事人实际浪向心里勿是老清爽,有试探个辰光心里个忐忑,也有等待对方回应个辰光心里向个搭搭动,当然也有两情相悦时个心花怒放……前几年长篇评弹《高博文说繁花》上演个辰光,就有记者评论“仿佛感觉大上海就在戏中沪生和梅瑞谈恋爱逛马路个脚步中走遍了”。

还有一种荡马路就是几个小姐妹一道 Window Shopping (橱窗购物),既没具体个购物目标,就沿仔马路兜兜看看,望望野眼。老早个淮海路特别适合荡马路,有树有花有总归走辣时代前列个橱窗设计,有大家伙晓得个老字号,还有打弯就是另一番天地个柳林路、华亭路小商品市场。勿像现在好像侬被大牌个超

大屏幕占领了视线,高大上是足够了,但是个人感觉既没老早好白相,大概只有到食品商店里买点芝麻核桃粉还算有底气。

现在荡马路视觉浪向最有满足感个应该是临近年底辰光,各大商场个劲道要捺商场个门面搭仔大厅布置得富丽堂皇、流光溢彩。LED灯带让光色显得更加柔和,让迭些地方一刹那就变成了造梦空间,让人忘记脱现实生活个勿开心,心怀希望走向新年。走辣马路浪向,扑面而来个是大家喜气洋洋个表情,空气好像也变得温暖起来,迭种荡马路让阿拉对新个迎接更加有仪式感搭仔氛围感。

迎来送往,一年又一年,岁月就像流水一样悄悄流逝了,每年年底个荡马路就像是帮岁月留下一个印记,等年纪大了回想起来还是有交关多美好个辰光曾经经过阿拉个生命……

2023 书展闭幕了。承蒙出版社 2 位好友赠送电子门票,我得以免除登记预约购票之麻烦,三次前往参观。迭次书展拨我留下了深刻个印象搭难忘个回忆,总结起来就是五个“乐”。

一是觅书乐。

今年书展一大特点是有上海旧书店开设个“淘书乐”专区,专卖各种旧书。迭搭各种各样个旧书丰富多采,但要觅得心仪个书要靠依自家去“淘”。我每次去书展总先到此觅书。先后淘得《作文法概要》《作文优化升格例示》搭《个人收藏与投资》三本书,侬是三十年前出版个,只花了 20 元钱。迭对我写作搭仔收藏侬有勿小帮助。此外,还购得一份刚出版个 2023 版上海地图。比较可惜个是,今年书展既没纸质门票,我买了纪念封留作纪念。

二是参与乐。

搭以往去书展只是单纯购书勿同,今年我应邀参加了三次新书分享会,两次当了嘉宾。写了三篇图文并茂个报道勒自家个微信公众号浪发布,勿少文友点赞转发。第一次是应《难忘个浦东城建岁月》一书编委会之邀,当该书分享会圆桌论坛个嘉宾。第二次是应《海上风情——上海话朗读》一书主编之邀勒新书读者见面会浪诵读自家个作品。第三次是应上海市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之邀参加《滨河空间三十年》一书新书分享会。亲身当嘉宾上台发言还是第一次,感觉真好。

三是交友乐。

参加三次分享会并当嘉宾,得以结识了勿少新朋友,有个还加了微信。其中有出版社社长、著名作家、高级记者、报社搭仔电

台编辑、专家教授等。迭为今后个交往联系创造了条件。搭优秀个人接触能使自家勿断得到进步搭仔提高。勒书展浪我还结识了一对年轻夫妇,侬是大学生,男个搞电力,女个勒出版社搞设计,相谈甚欢,加了微信。茫茫海里能够有缘相遇,感觉也是蛮奇妙个。

四是听讲乐。

勒书展上听了几次讲座,感觉勿错。主讲人侬是新书作者,有水平。印象深刻个是一次《二十世纪德国哲学》讲座,虽是高深个哲学讲座,居然满座。听众大多是年轻人。迭勿禁让我感到惊喜。哲学无处勿在,用哲学指导阿拉个学习、工作搭仔生活,将获益匪浅。

五是敲章乐。

今年书展多了个敲章环节。到处侬有人排队,勿为购书只为敲章。有眼人有备而来,专门准备了敲章个簿子。据说整个书展有三四百个章,要敲全还真勿容易。迭个勿禁让我回忆起自家当年勒世博会浪排队敲章个情景。我参与其中,整整敲了廿张 A4 纸。

迭次书展到处侬能看到降价折优惠,通常五折六折,也有二折三折。迭个也提醒出版社,出书要搞好选题,要作市场调查,否则出版以后卖勿出去,积压,岂勿既浪费精力又赔本。

书展里有勿少地方卖饮料搭仔食品,方便了阿拉帮点读者。我头子活络,寻到位于地下室个职工内部食堂就餐,三菜一汤加酸奶,还可添饭加汤,只收 35 元钱。价格实惠,吃得适宜。

2023 书展结束了。期盼 2024 书展时再来。

欢欢喜喜逛书展

文 / 冯济民

大热天里吃刨冰

文 / 陈日旭

老里早

最近辣新民晚报夜光杯浪看到好几篇讲刨冰个文章,让我想起小辰光吃刨冰个情景。

大约摸辣三四十年前,热天辰光,上海大街小巷侬有刨冰店,车水马龙个南京路,热闹个八仙桥、王家沙,食品店、冷饮店门口,人头攒动,队伍排得老长,大人小囡、青年情侣侬欢喜吃。

当时我住辣曹家渡,弄堂对过有一间“王常兴饭店”,就专门辣沿马路个门面浪摆仔一只玻璃柜台卖刨冰。勿要看伊占地狭小,嚟头交关好。玻璃橱窗浪贴了面盆大小个“刨冰”字样,离开老远就可以看见。胖嘟嘟个卡通字体,字体浪还有白颜色个雪花装饰,邪气漂亮。柜台里向有一男一女两个营业员,女营业员收钞票,男营业员做刨冰。两个人侬快手快脚,仍旧来勿及做,因为客人太多,队伍一直排到隔壁弄堂口。

刨冰卖一角五分一杯,杯子是有点像花朵个透明玻璃杯,口大底小,看上去扑扑满一大杯,其实容量勿大,侬应该算是生意人个门槛。刨冰口味有四五种:赤豆刨冰、绿豆刨冰、橘子刨冰、柠檬刨冰等等,其中赤豆刨冰又香又甜,还有“嚼头”,最受顾客欢迎,经常会卖断档。

店堂面积大个店,客人可以坐勒店堂里吃,像阿拉曹家渡帮种小饭店既没介大地方,主要是外卖。其实对我来讲,还是比较欢喜回去吃。一种是乘风凉个辰光,用大号搪瓷杯买回来,辣拉马路边浪吃。一种是端一只小锅子去多买点,回到屋里一家门一道吃。还有一种吃法,就是拿一只西瓜剖成两半,用调羹挖出一个坑,拿刨冰倒进去,侬能一来,西瓜更凉,味道也多样化。假使屋里来了客人,用帮种方式招待邪气有面子。

一杯刨冰个价钿比一根棒冰贵,但是刨冰勿但口感更加好,而且降温效果也更持久。记得有一年热天,单位里买了好几张天蟾舞台个京戏票,好几个同事从西区中山公园出发,乘电车到人民公园,我师傅讲,走过去有一段路,蛮热咯。辰光还早,我请大家先到对面吃杯刨冰,再荡过去。就侬能,四五个人到对面堂吃刨冰一杯,再走到戏院。一路走说说笑笑,轻松愉快,交关适意。

辰光过得老快,几十年好像眼睛一霎就过去了。到了现在,刨冰已经难觅踪影,各种冰品店里侬是奶茶、冰激凌。再讲,现在家家有空调,有冰箱,自家屋里就可以制冰,做冷饮,啥人还稀奇勿熬老早个刨冰呢?

灶披间

处暑已过,酷热难熬个天气到了尾声,凉爽个初秋就要华丽登场了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处,去也,暑气至此而止矣。”表明炎热带暑天即将过去。勿过么,暑热消退是有一个过程个,天气勿会马上就变得凉爽,真正开始有凉意一般要到白露以后。

从春天个万物初萌到夏天个恣意生长,日脚到过帮歇辰光,要收一收拢拳一拢紧,要注意安神静心,切忌心情大起大落。再到冷大辰光,就记得更加要团一团,园一园了。感谢老天爷安排了一年四季,也让人学一学收放自如个大道理。人个一生大抵也如一年四季。

老清老早,去医院帮老妈配好药,出门左手转弯就是七宝老街。辰光早,游客稀稀拉拉,可以笃笃定定看一看荡一荡。先到酱菜店买点酱乳、腐腐;再朝里走,

秋个梨,润个汤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

是原生态小菜场,乱是有眼乱,好在样样物事新鲜,河虾只只活,排骨也是热气个——热气肉是老

底子个讲法,意思是既没冰冻过。呵呵,巧也真是巧,吃药与吃食居然侬勒同一条七宝老街浪向,老祖宗也没想到,药食同源迭个词新解得迭能严丝合缝。生活赞得来。

排骨汤,用刚刚买个热气肋排半斤,上海蜜梨 1 只,配中药材石斛、玉竹各 30 克。

排骨焯水,蜜梨去芯切块。汤罐子里倒水烧开,肋排、梨块及石斛、玉竹一道摆下去,大火烧开后小火炖 40 分钟左右,加盐合好味道就好吃了。

特别抄一句关于梨个药理,《本草备要》讲,梨“甘微酸寒、润肺凉心、消痰降火、止渴解酒、利大小肠”,而石斛滋阴清热,玉竹补中益气润心肺。所以,迭份排骨汤看看简单,实则是秋天里个保健汤。

好吃物事是顶好个药。

古人亦喜聊“混堂”

文 / 叶世荪

其书中专有“混堂”一节云:“混堂,天下有之,杭最下焉……男子被不洁者、肤垢腻者、负贩屠沽者、疡者、疖者,纳一钱于主人,皆得入澡焉。旦及暮,袒裊裸裎而来者,不可胜记。”确实,明代是“混堂”被提及较多的朝代,甚至官职中都设有“混堂司”,专门掌管皇宫内沐浴事务。比郎瑛更早出世的苏州人陆容在其《菽园杂记》中记载说:临潼华清宫故址有温泉,“官府掌之,非贵宦无由得浴”;但是“其外别引泉为男女混堂二处,则居民共之”。

也是苏州人的明代文学家沈周,比郎瑛整整年长六十岁,他有一首不太为人熟悉的七律,诗题就叫做《混堂》,诗曰:混堂鸣板日初红,怀垢人人向此中。君子欲修除被事,小夫翻习裸裎风。未能洁己嗟先乱,亦复随波惜众同。惭德应多汗难濯,不容便论水无功。郎瑛生活的嘉靖年间,出了一本名为《雍熙乐府》的集子,里面也有名为《题混堂》的散曲,曰:气温温涤荡了千家垢尘,

暖溶溶包含着—窟阳春。从上述这些诗词描写中可以看到,那时的“混堂”妥妥的就是面向千家万户的公共浴场。此外,凌蒙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、冯梦龙《醒世恒言》等著述中也都有对“混堂”的记录。

再早的元代,也能找到“混堂”一词,譬如在李好古的杂剧《张生煮海》、刘唐卿的戏文《白兔记》等剧本中;金陵诗人谢宗可也有一首《混堂》诗:香泉涌出半池温,难洗人间万古尘;混沌壳中天不晓,淋漓气底夜长春。波涛鼓怒喧风雨,云雾随阴护鬼神;却笑相逢裸形国,不知谁是浴沂人。南宋周密的《癸辛杂识》中提到了位于鞑靼的一处“混堂”,不过,他引用的是元代文人焦达卿的话:“焦达卿云,鞑靼地面极寒,并无花木,草不过尺,至四月方青,至八月为雪虐矣;仅有一处开混堂”。南宋和元代并存近八十年,周密所述应属元人见识。时间推至更早的唐宋,有无“混堂”的说法还有待考证。

沪语趣谈

要说上海话中自带流量的词语,“混堂”可算一个。这个老式公共浴场的点点滴滴,至今仍是不少上海人难忘的记忆和不尽的话题。仅以《新民晚报》为例,近几年专述或提及的文章就不下十余篇;譬如余建民写的《混堂》、志华写的《老周浦人心中的混堂》、李大伟写的《混堂:世俗文化的温床》、周钰栋写的《混堂堂倌个看家本事》等等。

回顾历史,中国的沐浴习俗和相应的沐浴文化源远流长。说到公共浴场,原先的认识是始于宋代;但是,2018 年,对新疆唐朝墩古城的最新发掘,发现了国内首例大型公共浴场遗址,由此刷新了这方面的认知。而称呼浴场为“混堂”,也可以追溯到很远的年代。

许多资料都以明代郎瑛《七修类稿》为最早出处,